我一直在寻找“那盏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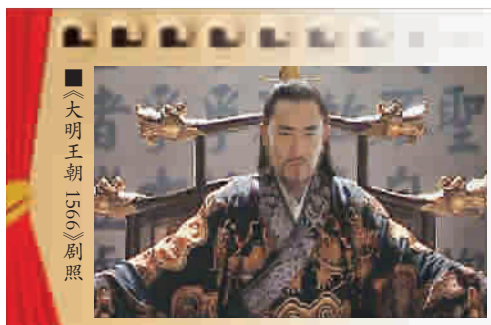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昨访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刘和平

■刘和平

■ 我特别推崇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谈的三种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这是第一境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这是第二境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这是第三境。一部好作品的诞生，都应经历这几个阶段。

■ 我最景仰的历史题材作品是《史记》。司马迁遍览史籍，遍行天下，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座右铭，对我影响至深，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。

——刘和平



■《大明王朝1566》剧照

■《雍正王朝》剧照

■《北平无战事》剧照

独家报道

创作了《雍正王朝》《大明王朝1566》《北平无战事》等史诗剧作、小说的刘和平，至今仍不会用电脑打字，他用独创的口述方式，奉献了一部部经典，多次获得飞天奖、金鹰奖、白玉兰奖的最佳编剧奖。昨天，刘和平出任今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的消息传来，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业内公认的剧作家和小说作家。

创作 好似与自己周旋

刘和平告诉记者，他创作时一直在与自己周旋。面对电脑，敌人就是自己。一句一句口述，一段一段否定，一字一字修改，直到作品中的人物出现在规定的情境中行动、说话。这种自己口述、助理记录的方式他已用了20年之久。他说，创作时，只有在孤独忘我的状态下，才能渐渐进入作品人物的内心深处，直至附体。《北平无战事》《雍正王朝》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的每个人物，莫不如此。

刘和平说，自己感到最艰苦的创作就是《北平无战事》——历时7年，寻寻觅觅地反复修改，甚至开机后还在修改。为了不耽误剧组的拍摄进度，他每天让两位助理分两班轮替打字。助理换班了，他还得继续创作，一天口述剧本近17个小时。作为总制片人，创作修改完剧本还要跟导演去看当天的回放。全剧拍摄完成，他也累到尿血。

刘和平告诉记者，15岁时，他到原籍湖南农村插队落户，“这三年的生活比一般知青还要苦。最难忘的是买不起煤，每个星期都必须花一天时间来回百里，到深山老林去砍柴，否则就无法生火做饭。”刘和平当时尚未成年，身材瘦弱，挑着上百斤重的柴木翻山越岭，行走百里，这段经历培养了他的毅力，使他以后能够从容面对创作上的艰难。

记者问他，如果从头再来，会不会选择一条创作捷径？刘和平想了想后答道：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这是《世说新语》里的话，也许与他正在创作的一部南北朝历史题材作品有关。

写史 就好比是蚕吐丝

尽管刘和平创作的大多是历史题材作品，但他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，这也是他的剧作频频打动观众的原因。

作为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，刘和平认为，优秀电视剧应该具备三个标准：第一是时代性。要体现出时代的气息和精神。即便是创作历史剧、古装剧，也是为了今天这个时代。对历史有新的认识、对历史人物有新的理解，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，用作品折射当下的时代意义。第二是完整性。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，从剧本文字到二度创作，都要有完整呈现。所谓精品，就是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，缺一不可。第三是独创性。同类题材，就看你有没有创新的亮点——从内容到形式，有没有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满足的思想的亮点、美学的亮点、形式的亮点。

这三个标准，其实也是刘和平孜孜以求的艺术标准。从《雍正王朝》到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他花了9年；从《大明王朝1566》到《北平无战事》，他花了7年。在圈内，刘和平并不是高产的编剧，他的每一部戏都是呕心沥血之作。他说，剧本是一剧之本，一定要过硬，必须写到自己不能再改的地步。这样，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因创作态度严谨，刘和平有了电视界“历史学家”之称。有历史学家认为，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臻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。

刘和平口述的创作方式独树一帜，他的艺术虚构也有着足够的历史底气。谈及《北平无战事》，刘和平感叹道：“这是一杯水和一缸水的关系！写一部百万字的作品，必须得有三千万字以上的积累阅读储备。”三十比一，这需要有多么大的阅读量和多少厚实的知识储备！他把这种阅读储备比喻为春蚕吐丝前大量吃下的桑叶，积累多了，才能变成蚕丝细细吐出……

突破 就是寻求独特美

刘和平说：“我创作历史题材作品，既出于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精神心生敬畏，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怀感恩。”

作为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，刘和平经常呼吁“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”。他指出，影视一旦离开了文学性，就很难保证其品质。

话及创作，刘和平说：“我创作时没有图谱和图解，也不立故事大纲，我的创作就是为了找到那一盏灯——去寻求新的突破，以显现出独特的美学品质”。“动笔前，我会觉得离那一盏灯非常遥远，并不知道途中要经过哪些地方。但是最后我一定会到达那里，把那一盏灯取下来。”

如《北平无战事》，刘和平以独特的手法写出了一个暗场人物蒋经国，他一直没露面却始终存在。这一独特的设想给他的创作出了个很大的难题，但作品结构却因此有了新的突破。他说：“就像斗拱安装，有了这，一根根才能装上……”这样的构想也符合历史——在南京、庐山的蒋经国办公室外有一门电话，上面贴着一行字：“事忙恕不相见，急务请打电话。”

创作《大明王朝1566》时，刘和平突然想到了天象，又想起了明朝的廷杖。有对历史的积累，再从美学角度考虑，就形成了如今该剧的开端：廷杖当场打死了钦天监监正周云逸，引发了政潮。这以天象示警，在朝廷上打板子，一下就打出了君臣关系的封建本质，也巧妙地传递出民不聊生、天怒人怨的历史氛围。他感叹道：“我认为文史哲不能分家，尤其搞创作，一定要好好学哲学、学历史。哲学让我的作品更有思想深度。”

看刘和平的剧本，能感受到他的文学之美。一向对戏十分挑剔的陈宝国称赞道：“刘和平的剧本打动了我。他的台词写得很美，也很有文学性，从《大明王朝1566》到《北平无战事》，剧本别说一个字，我们连一个逗号都不改。”刘和平则说：“导演和演员为什么要改剧本？有一种情况是，导演觉得情境不对，演员也觉得人物不对，无法表现。”因此，他觉得一个合格的编剧必须懂得场景，懂得机位，懂得整个摄制流程，最好还要懂得表演。古往今来好的剧作家都必须懂戏！

对于影视圈流行的IP热，刘和平批评道：“与我预见的一样，IP热支撑不了多久。这里面有很大的商业炒作成分。当初很多影视公司买了很多IP，现在钱都砸在那儿，根本无法拍摄！99.9%的网络小说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写的，一天可以写几万字，哪有这样的编剧天才？即便出一两部‘现象级’IP，其背后也是‘一将功成万骨枯’。网络小说为了更新，都是想到哪写到哪，没有戏剧叙事，不考虑戏剧结构，随意写来，怎能成为影视作品？大家都想拍电视剧，这个行业其实并没那么多人才。全国每年拍摄一万五千集左右电视剧作品，有许多剧根本无法播出，产能明显过剩。电视剧也要优化产业结构，进行供给侧改革。”

本报记者 **俞亮鑫**

俄罗斯“黄金时代”巴洛克室内乐团献演申城

“350岁”大提琴还原经典

本报讯（记者 朱渊）听300多年前的古乐器细诉巴洛克时代的辉煌和优雅。昨晚，俄罗斯“黄金时代”巴洛克室内乐团在上海大剧院献演了一台特别的音乐会。乐手们带着远比他们年长的“老朋友”，“本真演奏”巴洛克音乐大师的经典佳作，让乐迷感受经典的古朴。

这支在2002年创建于莫斯科的乐团，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巴洛克音乐代表团体之一，同时也是公认的国际乐坛演奏古典音乐的权威代表。乐团中的每一位成员均为国际大赛获奖者，不但具有高超的演奏技艺，对音乐也有独到理解。乐团坚持“本真演奏”，无论是对音乐的理解，演奏技法，都按照作曲家的原意，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演奏形态。

昨晚，乐团总监、大提琴演奏家李斯特拉多夫·亚历山大手中的那把大提琴，是乐团中年龄最古老的乐器，已有350年历史。它由制琴大师雅各布·施坦纳制造。自17世纪中叶开始，施坦纳制作的提琴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。

施坦纳制作的大提琴秉承德国早期乐器的风格，具有较宽大的边角、平缓的琴体线条，以及精致的F孔制作，音色温和、细腻。亚历山大告诉记者：“演奏古乐器对表演者的要求不仅是技术层面的，还必须有历史方面以及音乐学理论方面深厚的知识功底。唯有如此，才能‘还原’旧时音乐的样貌。”